

教育了几代人的世界经典童书



经典3童话

向善者

The Upright
Be Good



© (英) 伊迪斯·内斯比特/著
顾丽丽 顾维维/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英)伊迪斯·内斯比特/著
赵丽丽 顾维维/译

向善者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善者 / (英)内斯比特著;颜丽丽,颜维维译.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6.1

(金海豚经典译丛)

ISBN 7-80699-546-3

I. ①向... II. ①内...②颜...③颜...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01936号

责任编辑:路 嵩

封面设计:天下图文工作室

向 善 者

(英)伊迪斯·内斯比特 著

颜丽丽 颜维维 译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6号

邮政编码:150040 电话:0451-82159787

E-mail:hrbchs@yeah.net

网址:www.hrbch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8.5 插图 84 幅 字数 102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99-546-3/I·169

定价:82.80 元(全 6 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8212929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黑龙江大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作者简介

英国著名儿童文学女作家，主要文学作品包括，《五个孩子和一个沙精》《凤凰与魔毯》《护身符的故事》《魔法城堡》《向善者》《铁路少年》等。她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发表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然而，直到今天，她一百年前写的那些作品还在畅销不衰，还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的读者。她宛如儿童文学史上的一颗长尾彗星，其光芒从十九世纪一直横亘到二十世纪的天空。被公认为“是英国儿童文学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巨星，也是二十世纪儿童文学的伟大源泉”。





全海原经典译丛

经典童话 3

经典童话 1

- 《祖母的故事》
- 《寻宝人的故事》
- 《5个孩子和一个沙精》
- 《奇迹书》
- 《公主与妖怪》
- 《野生动物的故事》

经典童话 2

- 《公主与科迪》
- 《铁路少年》
- 《柳林听风》
- 《动物英雄》
- 《凤凰与魔毯》
- 《丛林故事》

经典童话 3

- 《在北风的背后》
- 《向善者》
- 《护身符的故事》
- 《魔法城堡》
- 《杜利特医生的故事》
- 《魔钟》

成长故事

- 《小公主》
- 《失踪的小王子》
- 《小少爷方特罗伊》
- 《秘密花园》
- 《海蒂》
- 《银冰鞋》

探案故事

- 《布朗神父的清白》
- 《布朗神父的智慧》
- 《布朗神父的怀疑》
- 《布朗神父的秘密》
- 《布朗神父的丑闻》

科幻故事

- 《火星战将》
- 《火星大师》
- 《火星公主》
- 《火星棋士》
- 《火星战士》
- 《火星之剑》
- 《火星之女》
- 《火星众神》
- 《火星合成人》

策划：马永波

责任编辑：塔濤

封面设计：



天下明天工作室



第一章 丛林 / 1-15

孩子们就像是果酱：待在合适的地方就没问题，但要是遍布整个商店，你就忍受不了——嗯，什么……

第二章 向善者协会 / 16-33

当我们来到乡下学做好人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真是一个好差事，因为我们知道去那儿只是要我们别碍事，我们还很满意地知道这并不是惩罚，尽管布莱克夫人说是……

第三章 比尔的碑 / 34-49

骑马的士兵正在路上走，每两个一排。就是说马是两个两个一排的，人可不是。因为要训练它们，每个人都骑一匹马，再牵一匹。他们来自查塔姆兵营……

第四章 神秘塔 / 50-68

多拉受伤的脚很麻烦，所以我们轮流陪她，看起来她对这很满意。黛茜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最多。我不是不喜欢黛茜，可我更愿意她被教会怎么玩……

第五章 排出系统 / 69-88

这是有史以来，我们所做的淘气事中意义最深刻、影响最大的一件。我们不是故意要这样做的。然而，我们做了。发生的这些事就是因为最合乎规律的道德感……

第六章 马戏团 / 89-106

我们中要求设立“向善者协会”的人，这次开始烦恼了。他们说，我们从没做过任何真正高尚的事——根本不值得一提……

第七章 做个海狸：北极或者其他地方的年轻探险家 / 107-125

你在书中会读到伦敦的乐趣，还有因为乡下的无聊，在乡下生活的人们是怎样渴望城市里各种时髦事物的。但我一点也不同意这个观点……

第八章 出身名门的婴儿 / 126-141

他真的不是一个那么坏的婴儿——对于一个婴儿来说。他的脸很圆也很干净，并不是所有婴儿的脸一直都是那样的……

第九章 捕猎狐狸 / 142-160

没告诉就希望人人都知道世上所有的事，那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是在乡下长大的，我们就应该会知道那是不能做的——在八月去捕狐狸……

第十章 古董事件 / 161-178

这个故事始于某天早餐。那天是8月15日——是拿破仑、伟大的奥斯瓦尔德·巴斯特德和一位很优秀的作家的生日。奥斯瓦尔德打算周六过生日，这样父亲就能来了……



第十一章 仁慈酒吧 / 179-194

徒步旅行者的脚上腿上满是灰尘，他的衣服也变得褴褛和肮脏，但他灰色的眼睛会高兴地眨呀眨的，当他和我们说话时，会向女孩子们用帽子行礼……

第十二章 坎特伯雷的朝圣者 / 195-214

这些句子的作者真的希望人们都很善良，没有人会像猫头鹰似的历数我们在乡下时做过的事，我们是可怜的，被忽视的小孩子，我们的家长在愉快的地方快活……

第十三章 龙的牙齿；或者， 军队的种子 / 215-235

艾伯特的叔叔像往常一样，又骑车出去了。那天我们做了坎特伯雷的朝圣者，被那个女士的红轮子轻便双轮马车带回家……

第十四章 艾伯特的叔叔的祖母； 或者，失散很久的人 / 236-252

暑假要结束的阴影现在如雷雨云的阴霾慢慢传递进我们投入的心里。就像艾伯特的叔叔说的：“学校现在正对着它的猎物打哈欠。”……



第一章 丛林

孩子们就像是果酱：待在合适的地方就没问题，但要是遍布整个商店，你就忍受不了——嗯，什么？

这些讨厌的字眼就是印第安叔叔对我们的评价。那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幼稚，同时也很生气；可是即使叫他的绰号，也不能让我们得到安慰，那就像讨厌的大人们说着烦人事时，你的感觉一样。他这个人实际上并不讨厌，没被惹怒时完全是另一个人。我们不能因为他说我们像果酱，就说他没有绅士风度，因为就像艾丽斯说的那样，果酱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东西——只要不抹在家具上或者不在不合适的地方。我父亲说：“或许他们该去寄宿学校。”噢，那太可怕了，因为我们知道父亲对寄宿学校的不满，他看了看我们说：“我为他们感到羞耻，先生！”

当你的父亲以你为耻时，你的运气简直糟糕透了。我们都知道这点，所以我们觉得自己的胸口很难受，就好像一口吞下了整个坚硬的熟鸡蛋。至少，奥斯瓦尔德就有这种感觉，父亲曾说过，奥斯瓦尔德作为长子，是整个家族的代表，当然了，其他人也有这种感觉。



有一会儿，谁也没说话。最后，父亲说：

“你们可以去——但是要记住……”

接下来的话我是不会告诉你的。告诉你你从前就知道的事没有意义——学校就经常这么干。而且，你肯定已经多次听过这样的话了。等父亲说完，我们就走开了。女孩们哭了起来，我们这几个男孩子拿出书开始读，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人认为我们会在意了。但在内心深处，我们感到很难过，尤其是奥斯瓦尔德，他是长子，是家族的代表。

我们感到格外难过，因为我们真的从来没想故意去做什么坏事。我们只是想，如果让大人们知道我们干了什么，他们不会高兴的，那时情况就很不一样。此外，我们还打算在人们发现之前，把用过的东西放回原位。但是，我不能预言。（意思是在故事开始之前就讲出结局。我告诉你们这些，是因为在一个故事里看到不懂的话，还要去查是非常令人讨厌的）

我们姓巴斯特像，名字分别是奥斯瓦尔德、多拉、迪基、艾丽斯、诺尔，还有H.O.。如果你想知道我们为什么管最小的弟弟叫H.O.，你去看看《寻宝人的故事》就会知道了。我们就是寻宝人，我们到处找宝藏，而且是定期的，因为我们迫切地想找到宝藏。可是最后我们也没能找到宝藏，我们被一位好心而又友善的印第安叔叔发现了。这位叔叔帮助父亲打理生意，这样父亲就能让我们全都搬到布莱克希斯街上的一栋大的漂亮红房子里，不再住在鲁厄森路——当我们还很穷，但做诚实的寻宝人时，就住在那里。当我们贫穷而又诚实时，我们经常想，如果父亲有许多生意，我们就不会缺零花钱，不用再穿寒酸的衣服（我其实并不介意，但是女孩们很介意），就会变得很幸福，还会非常非常快乐。



所以，当我们搬到布莱克希斯街上那栋漂亮的大房子时，我们以为什么都变好了，因为那栋房子有葡萄园，有菠萝园，有煤气，有自来水，有灌木丛，有马厩，还有非常现代的厕所，就像在《戴尔和希尔顿的最理想房屋列表》中写的那样。那张表我全看了，那些词我也都抄写得正确。

房子很漂亮，所有的家具完整而又结实，椅子上没掉一个螺丝，桌子上没有划痕，银器也没有缺口。有许多仆人，每天都吃很正式的饭菜，还有许多零用钱。

但是兴奋是那么的短暂，一旦你熟悉了东西，不管这些东西是你多么想得到的，你都不会有兴奋的感觉了。比如说，手表。我们曾经非常想要手表，但是当我有了自己的手表并且戴了一两个星期的时候，主发条坏了，在镇上琪内特家修好了以后，我几乎不想看表了。手表再也不能让我的心里有一丝快乐，当然要是拿走我的表，我还是会不高兴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对穿新衣服，吃美味的晚餐，拥有足够的东西来说，也一样。你很快就适应了这一切，这一切都不会再带给你快乐了，尽管如果你失去这一切，你也会沮丧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词，我以前从没用过）。就像我说的，当你对所有的东西都习惯之后，你就会想要更多的东西。父亲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有钱人的误区。但是艾伯特的叔叔说这是进步的动力，雷斯里夫人说有些人管这叫“天赐的不满”。在星期六的晚餐上，奥斯瓦尔德问大家都是怎么想的。叔叔说，那很愚蠢，我们需要的只是面包、水和鞭打，他是在开玩笑。那是复活节假期的事了。

圣诞节我们搬进红房子。假期过后，女孩子们去了布莱克希斯中学，而我们男孩子则去了私立学校。我们在整个学期都要努力学习，但在复活节的假期里，我们知道了财富的伪善。那

时除了哑剧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接着就是夏季学期了，我们比以前更用功了，天非常的热，老师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了。女孩们经常希望在天气凉爽的时候考试，我想不出为什么不行；但是我猜学校是不会有那样明智的想法的。女孩们的学校开了植物学这门课。

然后就到暑期了，我们又可以歇口气了，但是只有几天。我们开始觉得好像忘了什么，但又想不出是什么。我们希望有一些事情发生，不过我们不能确切地说出那是什么。所以当父亲说了以下这些话时，我们非常高兴：

“我已经请福克斯先生把他的孩子送到这儿，待一两个星期。你知道，就是圣诞节时来的那些孩子。你们一定要好好地对他们，让他们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知道吗？”

我们还记得他们，他们的皮肤有些发红，肚子很小，眼睛非常亮，有点像白老鼠。圣诞节过后，他们就再没来过，因为丹尼——那个男孩儿——病了，他们和一位姨妈一起住在拉姆斯格特。

艾丽斯和多拉要去为贵宾准备好卧室，但是一个真正好的女仆，要时刻准备说“不用帮忙，我可以”。所以女孩们就不得不放弃了。简只让她们往客人房间壁炉架上的花瓶里插上花，所以女孩们就去问花匠哪种花可以摘，因为那时候在我们自己的花园里没有什么花值得采。

他们的火车在12：27到达。我们全都去接他们了。后来我觉得那是一个错误，因为他们和姨妈在一起，她穿着带珠子的黑色衣服，戴着一顶整洁的无边女帽。当我们摘下帽子时，她非常不高兴地问：“你们是谁？”

我们回答说：“我们姓巴斯特葆。我们来这儿接丹尼和黛



茜。”

他们的姨妈是一位非常粗鲁的女士，“是这些孩子吗？你们记得他们吗？”当她这么问丹尼和黛茜时，我们觉得很对不起他俩。或许我们穿得不太整洁，因为我们在灌木丛中玩强盗的游戏了，而且我们知道不管怎样，我们一回到家要吃晚餐时就要洗澡。但是——丹尼说他想他还记得我们，可黛茜就说：“当然了，就是他们。”她看起来快要哭了。

后来，那位姨妈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告诉车主要去哪儿，又把丹尼和黛茜送上车，然后说：

“你们这两个小女孩也可以上去，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但是你们这几个小男孩儿必须步行。”

马车走了，却把我们留下了。这位姨妈转过脸来要最后和我们说几句话。我们知道她要说不干净你们的头发再戴上手套之类的话，所以，在她说出来之前，奥斯瓦尔德就说“再见”，然后就傲慢地走了，其他人也这样做了。除了这个衣服带着黑色珠子的女士，没有人管我们叫“小男孩儿”。她就像《大卫·科波菲尔》中默德斯通小姐一样讨厌。我本想告诉她，可她是不会明白的。我猜她没读过什么书，除了《马卡姆的历史学》和《芒格奈尔的问题学》——或者像这样的有教育意义的书。

当我们到家时，我们发现那四个坐马车回来的家伙都坐在会客厅里——我们现在不把会客厅叫做婴儿室——看起来他们已经彻底地洗完澡了，我们家的那两个女孩正在礼貌地问问题，而另外两个就回答“是”，“不是”，或者“我不知道”。我们这几个男孩子什么也没说，一直站在窗前向外看，直到晚餐的铃声响起来了。我们预感到要不妙，的确如此。新来的客人没有为游使骑上做什么事，也没有带着红衣主教的密封信件骑

马穿过法国中心，更没有在处于险境时，考虑一下该说什么，好使敌人找不到什么破绽。

他们只会说“好的，请吧”和“不，谢谢”。他们吃得非常干净，在喝饮料之前要擦擦嘴，喝完了也擦擦，嘴里吃着东西时还不说话。

晚餐后，事情变得更糟了。

我们把自己所有的书都拿出来了，但是他们只说了“谢谢”，却没有好好地看看那些书。我们把所有的玩具都掏出来了，可他们只是对每一样东西都说“谢谢，它很漂亮”。真是越来越没劲了，到吃茶点的时候，没有人再说话了，除了诺尔和H.O.，他俩在谈论蟋蟀。

吃过茶点，父亲来了，父亲和他们俩还有女孩子们一起玩拼字游戏，气氛这才好了一点儿。可到了晚餐时，又变得没劲了——我是不会忘了那件事的。奥斯瓦尔德就像一本书里的英雄——“几乎无计可施”。我觉得以前我一点也不愿意睡觉，可那时我却很盼望到就寝的时间。

当他们上床睡觉时（尽管差不多十岁了，可黛茜还要把所有的带子和扣子都解开才睡觉，这是多拉告诉我的。而丹尼说要是把煤油灯留点儿亮，他就睡不着），我们在女孩子们的房间里开了个会。我们全都坐在床上——是那种有四根柱子的红桃木床，上面挂着非常适合当帐篷的绿色绣帷，但是女管家不喜欢那个绣帷。奥斯瓦尔德说：

“这可有意思了，不是吗？”

“明天会好的，”艾丽斯说，“他们只是太害羞了。”

德基说害羞倒没什么，但是你不能表现得完完全全像一个白痴。



“他们有些害怕。你知道，对他们来说我们很陌生。”多拉说。

“我们不是野兽，也不是印第安人。又不能吃了他们。他们害怕什么。”这是德基说的。

诺尔告诉我们，他认为他们是被施了魔法的王子和公主，被变成了小白兔，后来身体又变了回来，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没变回来。

但是奥斯瓦尔德不让诺尔再说下去了。

“讨论他们的事没用，”奥斯瓦尔德说，“关键是我们要做点什么。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假期就这样被这些流鼻涕的小孩儿给毁了。”

“是的，”艾丽斯说，“不过他们不可能再流鼻涕了。也许是那位默德斯通姨妈让他们养成的习惯。她足以让任何人都流鼻涕。”

“都一样，”奥斯瓦尔德说，“反正我们再也无法像今天这样过了。我们必须鼓励他们摆脱流鼻涕的——叫什么来着——出乎意料的东西。还是——什么来着——决定性的。”

“一个陷阱，”H.O.说，“这是他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晚上再放床上一个苹果派。”

可多拉不同意。我承认她是对的。

“想一想，”她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的游戏——就像是我们还是寻宝人时那样的游戏。”

我们就问，那是什么？可她没有说。

“那应该是一个有趣的可以长时间干的事——可以玩一整天，”德基说，“如果他们愿意就可以玩，如果他们不愿意——”



“如果他们不愿意，我就给他们读书听。”艾丽斯说。

但是我们都说：“不行，你不能——如果你开了个头，就要继续下去了。”

迪基又说：“我不是要那么说。我敢说如果他们不愿意，他们可以干点别的。”

我们都认为得想出点什么事，但是没人想到。最后，会议在一片混乱中结束了，因为布莱克夫人——她是管家——进来把煤油灯熄灭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吃早餐的时候，那两个陌生人坐在那里，既干净又整洁。奥斯瓦尔德突然说：

“我知道了，我们要在花园里造一个丛林。”

其他人都同意了，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事儿，直到早餐结束。我们跟那两个陌生人说什么，他们都说“不知道”。

早餐后，奥斯瓦尔德神秘地招手示意他的弟弟们和妹妹们过来，然后说：

“因为是我想出来的主意，所以，你们同意今天让我当队长吗？”

大家都说同意。

奥斯瓦尔德又说：“我们要把《丛林书》这本书当剧本，我得当毛格利。你们可以任意选择你们当谁——毛格利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任何一个野兽。”

“我猜他们不知道这本书，”诺尔说，“他们看起来什么书都没看过，除了在上课的时候。”

“那他们可以从头到尾一直当野兽，”奥斯瓦尔德说，“任何人都可以当野兽。”

事情就这么定了。



现在，奥斯瓦尔德——艾伯特的叔叔曾说过奥斯瓦尔德在安排事情方面很有天赋——开始制定丛林计划。实际上这天选得非常好。我们的印第安叔叔不在，父亲也不在，布莱克夫人也要出去了，女仆下午休息。奥斯瓦尔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摆脱白老鼠——我的意思是说两个小客人。奥斯瓦尔德对他们解释说下午要有一场演出，他们愿意演谁就演谁，还把《丛林书》这本书给了他们，让他们读其中的一些故事——都是关于毛格利的。奥斯瓦尔德把他们领到厨房花园海甘蓝菜地里一个隐秘的地方，然后自己走了，回到了弟弟妹妹中间。在西洋杉下，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早晨，讨论着趁布莱克夫人不在，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正餐一过，布莱克夫人就走了。

当我们问丹尼愿意在剧中扮演谁的时候，发现他根本没看奥斯瓦尔德让他看的那些故事，只看了其中的“白海豹”和“瑞基·提基”。

后来，我们一致同意先把丛林弄好，然后再为我们的角色化装打扮。奥斯瓦尔德因为整个早晨都把客人晾在一边，有些不安，所以他说丹尼应该当他的助手，事实证明他真的非常有用。他的手指非常灵活，他绑过的东西都不会开。黛茜也应该来的，但是她还想继续看书，所以我们把她留下了，这是对待客人最真诚的方式了。当然了，灌木丛就当成丛林，雪松下面的草地就是林间空地，然后我们就开始整理东西。刚好不能从窗户那儿看见雪松下面的草地。这是非常炎热的一天——在这种天气里，阳光是白色的，而影子是暗灰色的，不像在晚上时那么黑。

我们各怀心事。当然了，首先，我们把枕头套上兽皮，分散着放在草地上，尽量自然一些。然后我们找来钳子（注：钳子